

我与父亲山的故事  
获奖征文展登

贺兰山下沙滩秀

◆蒯陟文(宁夏银川)

小时候，我一出门就能看到贺兰山。蓝色的山，线条清晰，接着蓝天，十分好看。当时我最熟悉的民谣是：“宁夏川，两头尖，东靠黄河西靠山。”东边的黄河看不见，山却近在眼前。父亲告诉我：“看见山，跑半天。”还说“望山跑死驴。”意思都差不多，是说山虽然看着近，要走到山跟前，其实很远的。

我却觉得，贺兰山只能远观，是不容你到他的跟前的。因为我知道，往西走走不到山边。往西走只能看到一片沙漠，叫做腾格里沙漠。沙漠的边缘有一条长长的沙枣林带，我们叫做西沙窝。每到秋季，西沙窝里很热闹，都是来打沙枣的人，据说还有银川来的城里人。我和小朋友们也经常去，打沙枣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那么，沙漠里面能有多远？有一次我们学校组织到西沙窝植树，植完树时间还早，有些人就去沙漠里探险，我也和两个同学往里摸索。穿过西沙窝，眼前就是纯粹的一层一层黄色的沙丘，无边无际，我们寻找着最高的沙丘，不断往前走，可是总有更高的沙丘冒了出来。后来感觉我们是走得最远的人了，就不敢往里走了。回来以后，听说还有比我们走得更远的人，而且他们发现了一个秘密，学校里的一对青年教师居然躲在沙丘下面谈恋爱。

那时候谈恋爱是一件新鲜事。男老师是从城里来的，很有才华，而女老

师是农村的民办教师，但很漂亮。这两个人谈恋爱，就更是一件新鲜事了。我从人们有些羡慕的语气和神态看，感觉恋爱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不久以后，男老师调回城里，后来，女老师也跟着调到城里。这更加让人羡慕。羡慕的不仅是不离不弃的爱情佳话，更是他们都回了城。毕竟，离开这沙漠边缘的荒僻农村和贫穷艰辛的生活，进城过上走大马路、住楼房、有电灯电话的富足的城里生活，那是每个人的美好期盼。

我和很多人一样，走上一条通过求学而离开贫困农村的奋斗之路，但毕业之后又分配到一个乡村学校当老师。上班不久，学校组织了一次劳动，地点在征沙渠。那个地方称之为“渠”，实际上还是一片沙漠，目前已经进行了一期开发治理，并且初见成效。我到了劳动的地点，发现这里树木蓊郁，果园成片，绿莹莹地让人心生清凉。但这一片绿地以外，还是大片的沙滩。这里也属于腾格里沙漠，和我家西边的西沙窝是连成一片的。这时我已经知道腾格里沙漠是一个大沙漠，在贺兰山以西。经过了解以后，我明白了，腾格里沙漠被贺兰山挡住，但依然有零星的风沙越过贺兰山，经过亘古地不断积累，居然在山这边也形成了不小的一片沙漠呢。这让我对称赞贺兰山为父亲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没有贺兰山伟岸的身躯作为屏

障，腾格里沙漠早已经把我们生活的这片绿洲吞噬了。

后来我到县上做宣传工作，经常前往征沙渠，那里已经成了一片开发的热土，开公司，种葡萄，建酒厂，沙滩就这样逐渐变成了生机勃勃的绿洲。征沙渠也成了金沙乡。有一次我和几名记者来到其中一家葡萄种植公司采访，主人是一对来自上海的老夫妻，在他家花开树绿的院子里，女主人用自己种的黄瓜西红柿招待我们，很热情地劝我们尝尝：“特别好吃，这个地方的水土太好了。”沙漠成了水土绝佳的绿色家园，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呢。

后来我也进城了，进了银川城。我却变得喜欢回老家了。老家的村庄拆迁了，我依然时不时地要回去，哪怕只是看看村庄旧址，漂浮的心依然会沉静下来。后来那片地方全部开发了，成了一片工地，我没办法回去，于是我往前延伸，去西沙窝寻找我的寄托。

西沙窝现在有另外一个名字：三沙源。去三沙源很方便，宽阔平整的快速通道直通三沙源，路边垂柳依依，垂柳的身影倒映在宽阔澄净的景观水道，景观水道的那一边，是长长的生态公园，有如茵的草坪、姿态各异的树木、亭台楼阁、木栈道、沙滩、水塘，目光越过公园里的树影，看到的是鳞次栉比的高楼。昔日的西沙窝，如今成了一座花园

城镇。我喜欢去的一片公园里，那里还有几十棵龙蟠虬结的沙枣树，穿插在各色树种的树林中，水泥或石子甬道在沙枣树间蜿蜒，树下是翠绿的草坪。这些过去长在沙漠里抵御风沙的沙枣树，皴裂的树皮干枯的树干仿佛经历了几千年的沧桑，现在坐落于这优美的环境中，竟然也显示出一些小资情调和青春焕发的姿态来。过去谁能想到，沙枣树下的沙滩能变成如今这翠绿的草坪呢？

从三沙源再往前走，是一条沿着景观水道修建的美丽的景观道，可直达绿影婆娑的征沙渠地区。征沙渠毗邻闽宁镇。在戈壁荒滩上建立起来的闽宁镇如今已是一座闻名遐迩的生态小镇。

我参加了市上组织的理论宣讲大篷车，有幸遇到闽宁镇福宁村的老支书谢兴昌，我们一起讲着银川的发展故事。他讲起他为中央领导介绍闽宁镇发展历程的故事，他们对话间归纳出闽宁镇的变化，从过去的“天空无飞鸟、地面不长草、沙滩无人烟、风吹沙砾跑”的“干沙滩”变成了现在“绿树成荫、良田万顷、经济繁荣、百姓富裕”的“金沙滩”。这种形象准确的总结，用来形容从西沙窝到征沙渠到闽宁镇的整体变迁，也许更为全面。过去这一条漫长的沙荒带，如今是一派葱茏秀色。想起那句古诗：贺兰山下果园成。我自己也想了一句诗：贺兰山下沙滩秀。



秋色。本报记者 李振文 摄

时光漫笔

秋捡梧桐籽

徐晟(湖北安陆)

“凉风敲落梧桐叶，片片飞来尽是秋。”早上就餐，去食堂的路上，看到硕大的梧桐叶，一片一片从树枝上飘落下来。一群孩子，正好奇地围在一起，研究着从地上捡起的什么。

“哇，这是什么东东啊？”“好奇怪耶，你们看像不像小船？”“太神奇了，‘船沿’上还长着小豆豆！”“这是什么果果？能不能吃啊？”听着孩子们的议论，我俯身捡起一只“小船”，微笑着来到他们中间。

“这叫梧桐籽，是梧桐树的果实。可以吃的，不过要注意卫生哦！”我一边讲，一边从“船沿”上拔下一粒梧桐籽，捏在指尖吹了吹，然后送进嘴里，咬破外壳，用舌尖掏出白色的米粒，眯起眼细品起来。

“真的能吃耶！”孩子们欢呼雀跃，一个个开心地从地上捡起梧桐籽来尝。看着孩子们捡梧桐籽的那股兴奋劲儿，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故乡，回到久远的童年……

我们的童年，拴在老水牛的尾巴上，挂在歪脖子枣树上，游在长满野菱角的小河里……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尽管生活艰难，我们却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春天，到水坝上放风筝，在田埂上抽茅针，去老柳树下做柳笛；夏天，爬到皂角树上掏鸟窝，潜到小河里摸鱼虾，钻进棉花地里找野瓜。最喜欢秋天，可以到小河里捞野菱角，可以去秋收后的山坡上掏花生，还可以到老队长屋后的梧桐树下捡“瓢儿”……

“瓢儿”是瓢儿果的简称。瓢儿果是梧桐籽的另一种叫法。可能因为梧桐籽结在一个状如葫芦瓢的果瓣上，那时候我们都把捡梧桐籽叫做“捡瓢儿”。只要说一声“捡瓢儿”，大家都知道是去捡梧桐籽。

凉冷的秋风一吹，“瓢儿”便随落叶，伞兵一样落下，积满一地。“子熟无饥风，枝枝坠露清。”听老人说，梧桐籽是凤凰鸟最爱的食物，但每年秋天，我们在树下捡梧桐籽的时候，却不见一只凤凰，倒是我们一群孩子，叽叽喳喳像鸟儿在满地的落叶中觅食。

捡一只“瓢儿”，能得到三四粒梧桐籽。梧桐籽结在“瓢儿”大头的边沿上，两边各两粒，像听话的小学生并排坐着。尽管“瓢儿”落地很轻，但有时还是会有一两粒不知所踪，需要在地上仔细搜寻。

成熟的梧桐籽呈棕褐色，圆圆的，跟药丸似的，比绿豆大不了多少。不知是因秋风吹干了水分，还是被太阳烤焦了脸皮，梧桐籽表面皱巴巴的，一副老气横秋的模样。

捡到的梧桐籽，装进兜，带回家存到瓦罐里。积到半罐，可以下锅了，母亲就把梧桐籽倒进筛子里筛一筛，然后放进铁锅，像炒瓜子一样炒起来。等铁锅里香气袅袅，“刺啦”一声，母亲将一勺盐水浇上去，再翻炒一会，在我们热切的期盼中，终于起锅了。

炒熟的梧桐籽，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抓一粒扔进嘴里，舌尖抵住，送到牙口，轻轻一嗑，外壳裂开，咬开果肉，异香盈齿。真香，太好吃了！

炒梧桐籽是上天一年中扔给乡村孩子最后的果品，它有瓜果、花生的香，又有黄豆或小麦酱的味道。因为经由时间的发酵，所以那种味道能在记忆中封存多年，愈久愈香。

“梧桐如唤客，搔首听秋声。”校园里，梧叶满地。我捡起一粒粒散落的梧桐籽，也捡起了故乡的记忆……

诗语小札

秋果累累

◆邓荣河(山东临邑)

石榴

咧开嘴的石榴  
再也无法掩饰  
假寐的梦  
五月的懵懂  
复活在九月的清醒  
甜蜜撑开裂缝  
另一种意义的完整

梨

梨和离是近亲戚  
这早已不是秘密  
长大了离家  
成熟了别离  
没有梨花泪的哭泣  
只有沉甸甸的欣喜

葡萄

成串的日子  
捆绑在一起的印记  
一起沐浴阳光  
共同迎接风雨  
不管是酸是甜  
始终不离不弃

无花果

只字不提艳丽  
满眼阴晴圆缺  
一肚子风调雨顺  
无法招蜂引蝶  
能够修得正果  
不必花开花落

柿子

枝间红起灯盏  
日子也会变软  
苦涩大小不一  
慢慢开始变甜  
所谓的柿柿如意  
皆是美好期盼



清新山野。本报记者 李振文 摄

抬望眼 贺兰山

李华(宁夏银川)

抬望眼，贺兰山。光阴似箭，我已经来银川求学工作生活十七年，不知不觉间便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活在贺兰山下，总会日久生情，于是他乡作故乡就顺其自然成为一种萦绕心间的山之情愫。

请君随我来，允许我从生活中择取几次与贺兰山有关的事儿吧。

初次走进贺兰山，我记得是2005年山花烂漫之时。以前，只是远观，未及攀登近察。直到这年秋高气爽之时，马鑫兄长组织同专业研究生一起登山游览，在进山沿途中，就不时地看见岩羊、野兔奔突的身影，山上各类植被丰富，不易计数，但是野花遍地，招人喜欢，男女同学结伴而行，有说有笑，或歌唱，抑或遥相呼喊，倾听山间的回音，愉悦之情油然而生。这便是贺兰山留给我的最初印象了。这是一座令我一见面就有些喜欢的大山，连绵之势，宛若游龙。

2007年，我跟着昆虫学专业的杨锋硕士一起进入到贺兰山里，他白天和黑夜都需要在不同时间段，叮在山里进行专业性的采集和捕捉作业。同期，还有来自北京、上海等地高校、科研院所的博士生、硕士生及带队指导教师们，也选择到此从事相

关专业的采集标本或样本的研究工作。这让我领略了贺兰山生物资源宝库和生物多样性的一面。不禁令人赞叹，贺兰山真是一座天然的充满鲜活生命力的生物博物馆。

2009年，我在单位组织的游览攀登贺兰山的比赛中勇夺第一，登高望远的感觉很美妙，令人心旷神怡。2010年春夏之交，宁夏文化蓝皮书等系列丛书发布会在贺兰山举行，其中有宁夏文化、旅游业创新发展的篇章，涉及“两山一河”（贺兰山、六盘山和黄河）等自然地理的旅游区位优势，还有民族交往、历史探究、社会变迁、经济发展、多不胜数的历代文人诗作等。由此不难看出，贺兰山不仅仅是一座自然地理之山，也是一座文化之山和精神之山。于是，生活在贺兰山下的人们，不单单是欣赏其美景，更当有使命任务，从中汲取精神和文化的力量，为向往的美好生活而不懈奋斗，共同建设美丽新宁夏。

贺兰山作为宁夏和内蒙古两个自治区的界山，刚好处在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过渡带上，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交汇地。显然，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军事战略意义，从历史长河的各民族交往发展及

人民愿景来审视，和平与发展永远是主流，矛盾和战事仅仅是枝节，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里，宁夏各族人民和睦平等、团结合作、守望相助，共同发展与繁荣，创造共享的美好家园和幸福新生活。

山高高平，时值五月，层峦叠翠，绿树成荫，芳草茵茵，飞鸟相伴。无数次，我在心中祈愿在贺兰山俯视下生活的奋斗者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天下黄河富宁夏”，那么，就让人们有青山作伴，有河水相邻，让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脚步坚实有力，生生不息，繁荣富强。

贺兰山见证了我的宁夏生活。十七年间，我已经记不清有过多少次游览探访贺兰山了，在我心里，贺兰山也早已经从最初的有些喜欢变成了我日常生活和生命中的一部分。每当我去上班的途中，由远及近地无数次凝望贺兰山，心中都油然而生亲切自然之感和深深的喜爱之情。我生活在贺兰山下，而贺兰山也早已永驻我心头，亲密不可分。

抬望眼，贺兰山，热爱贺兰山——在我心里还有一个秘密的因素是，我也永远无法忘却另一座山，我魂牵梦绕的蒙山，那里是故乡，有我的娘亲，还有熟悉的乡村与大地。